

張子全書

冊一

卷之三

三

張子全書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高安朱氏藏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吳汝霖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張子全書序

歲己丑予奉

命巡學陝右蒞扶風率諸生謁橫渠張子廟雖車服禮器鮮有存者然登其堂不覺斂容屏息肅然起敬焉既而博士繩武示予橫渠全集且曰是書多錯簡欲重刻未逮也予自幼讀西銘正蒙雖未窺見奧蘊然每一展卷輒胸臆爽豁既得讀全書益有鼓舞不盡之致焉大抵言性言命使人心玩之而如其所欲言者必身體之而適得其力之能至者也集中經學理窟諸篇于禮樂詩書井田學校宗法喪祭討論精確實有可見之施行薛思菴曰張子以禮爲教不言理而言禮理虛而禮實也儒道宗旨就世間綱紀倫物上着脚故由禮入最爲切要卽約禮復禮的傳也西銘言仁大而非夸蓋太極明此性之全體西銘狀此性之大用體虛而微用弘而實焉正蒙論天地太和綱緼風雨霜

雪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卽器卽道皆前人之所未發朱子所謂親切嚴密是也史稱橫渠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與諸生言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爲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學者大蔽也又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卓哉張子其諸光輝而近于化者歟若其所從入則循循下學正蒙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息有養瞬有存數語盡之矣是故學張子之學而實踐其事者斯不愧讀張子之書而洞晰其理予也不敏何足以言學然竊喜讀張子書而有鼓舞不盡之致用校正而梓之以成博士志焉時康熙五十八年冬至月高安後學朱軾序

康熙五十八年冬至月高安後學朱軾序

張子全書卷之一

晦翁朱熹註釋

後學

朱
段志熙
可亭
百惟

全校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輩而人當盡事父母人物皆己之兄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

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

啟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

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

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

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哉日語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

珍倣宋版印

指而言之

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以爲父母者也父
母之生我也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爲不忝父
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不全必能全其性之理然
後爲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
妙旨不可不知也可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
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
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
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
塞是說氣帥是此篇大抵皆古人說話集來○塞只是氣吾之體卽天
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卽天地之理○問天
地之塞如何是塞乃孟子氣體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
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之處則非塞矣帥乃天
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
是此二句爲之關紐則下文言同胞言兄弟等句在他人中物皆不
與我初母下說兄第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一理與我相爲貫通故
上說父初母下涉其弟皆是其血脈過度處西銘解塞帥二字只說

理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撥一字來說氣帥字只是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撥一字來說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竝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竝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

有所強於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與也萬物雖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爲最靈故民吾同胞物則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太抵卽事親者以明事天○問西銘理一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別○問物吾與也不莫是黨與之與否曰然○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不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黃巖孫曰程子云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道易生則不得有也人生皆完物一體者皆有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道他物不得有一時人生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一起意故看大小快活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起意故看大小快活小了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惄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

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

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

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

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惄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形家相等名以曉譬之初未嘗謂與乾坤都無干涉而姑爲是言以形容之也○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所謂旣爲父母又降而爲子也問宗子如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繼爾之宗爲喻爾繼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許多人物生於天地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凡天下疲癃殘疾惄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且要主張這等人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問西銘自乾稱父坤

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衆卻不是所以只教人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遠箇道理自在子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朱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慊也○西山真氏曰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卽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理卽天之克肖子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

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旨如何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可以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此之謂歟○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長盈虛與偕行小而言之飢渴飲出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化底是氣故喚做天地之事神底是理故喚做天地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化底卻又都見得○陳氏曰神是天地之心化是天地之用窮神以至到言知化非聞見之知如知化育之知乃默契之謂耳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不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

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重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重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重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